

當一個村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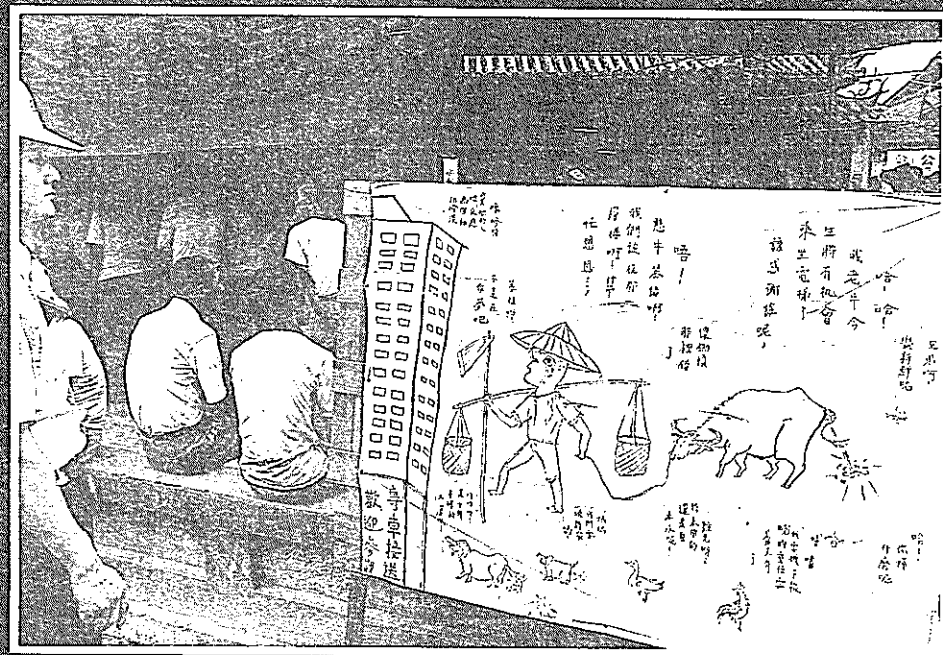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的八月十六日，台北縣的洲後村，
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移民村落，在警察戒備下，
夷為平地，永遠從地圖上消失了。
這篇費時年餘的現地報告，告訴您一個粗疏、不正確的
社區遷移計劃，會為政府與人民雙方帶來
如何嚴重的損害與隱憂……

從地圖上

攝影■李文吉

消失……

撰文■李文吉 / 李明



困獸猶鬥，洲後村這個宗族移民村，三百年來
一直堅守著這片富饒的漁米之鄉，至今全村九成九的人
都還姓陳，彼此間都牽得出宗親血脈。
為了不使村民從此分崩離析，洲後村動員全村老少
所有人力一再要求政府讓他們集體遷村，
不管新村土地再貴，環境再差，他們都願意。
還是73年7月間，洲後村自辦的記者招待會
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執政者慎重地
將一萬千大小農村當作談判的對手。

年近七十的兩兄弟
陳水助和陳發來在拆
村前每天相伴下田種
作。他們連同過世兄
長的子孫們，十戶人
家五、六十口人，仍
共聚一堂。



前年的八月十六日清晨，天才開始灰濛濛地亮起來，台北縣政府調動了數百名警察、警校學生、鎮暴部隊、憲兵和便衣人員，把洲後村團團圍住。所有通向這個小村的大小道路全都封鎖了。幾部推土機和怪手升火待發。空氣中瀰漫着一種面對大變的緊張。

這是為了建設二重疏洪道，強制執行拆除洲後村的日子。

行動開始了。警備和安全人員，跟着推土機和怪手，進入村莊。無線電對講機絮絮地通話。執行人員基本上是立場堅定，態度溫和的。天逐漸地亮了起來。許多村民自動在怪手還沒砍向屋頂時，搬走自己的傢俬。

沒有暴動、沒有流血。流淚，那是難免的。畢竟是百數十年慘淡經營下來的家園啊。到了當日傍晚，拆除洲後村的任務，基本上在平靜中圓滿達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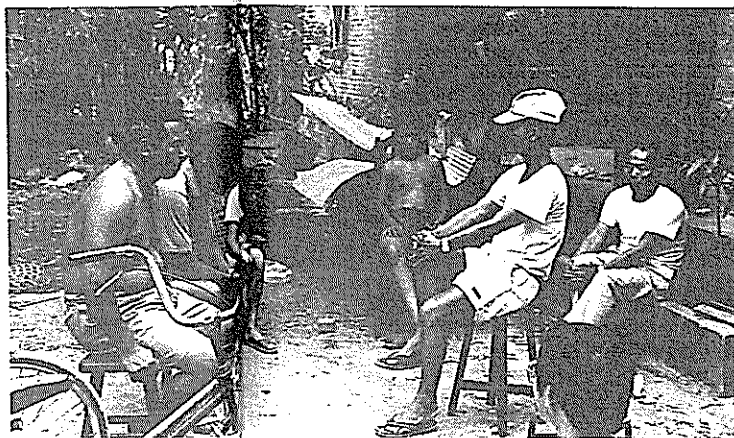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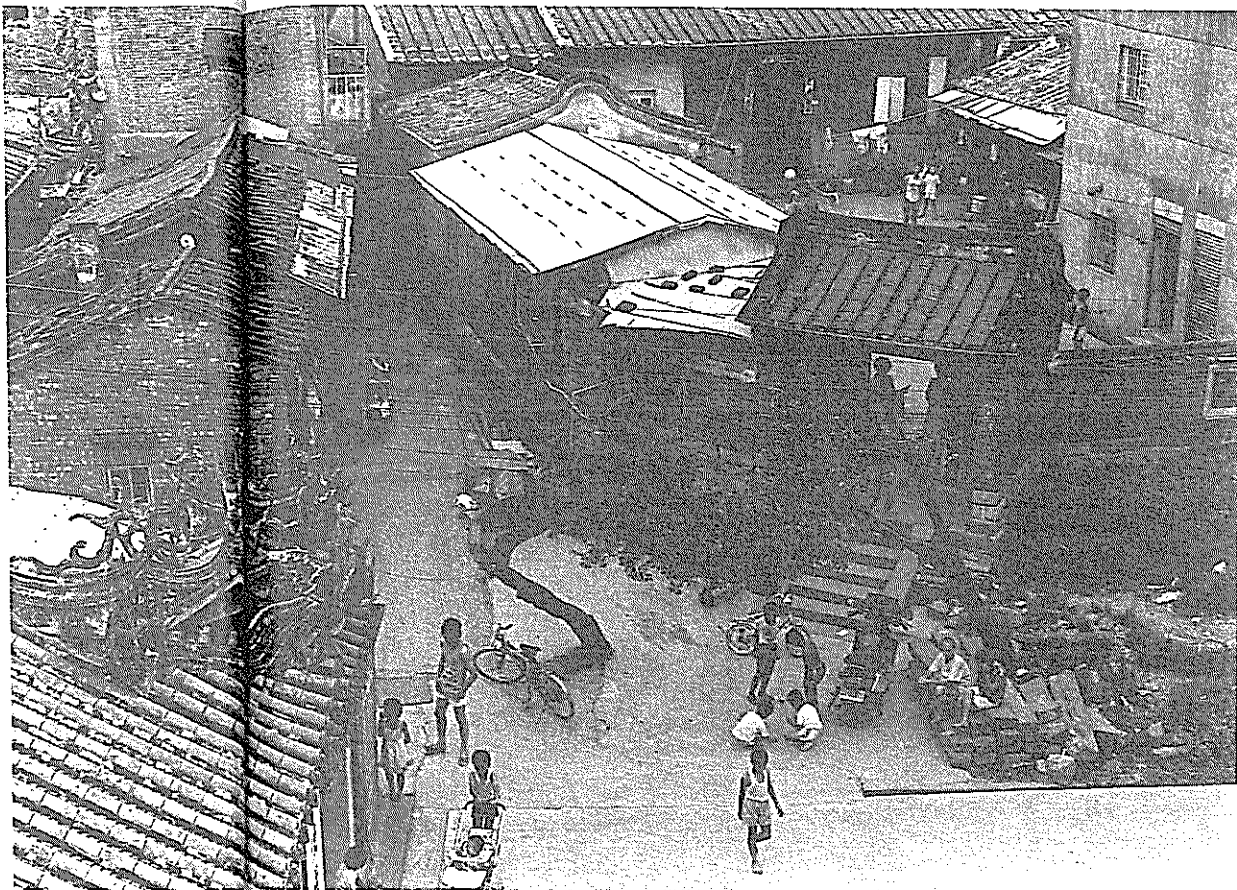
而洲後村，一個典型的漢族移民村落，從此自地圖上永久消失了。

● 從福建同安遷來的村落

據洲後村中的長老們說，在兩百五十年前的清乾隆中期，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的一對陳姓兄弟，漂洋渡海，來台拓殖謀生。這對兄弟先是在今日林口台地一帶墾殖，但因土質不良，再遷到林口台地淡水河口、一塊位於淡水河、觀音坑溪和大科坎溪間的三百餘甲沙洲，這就是昔稱「洲仔尾」的洲後村了。由於土質異常的肥沃，兄弟倆又趕回福建同安老家，招來更多同宗親友來洲仔尾這塊土地上，胼手胝足，建立家園。

兩百多年來，由陳姓宗族繁衍發展起來的洲後村，歷經五十年日政統治，一直到台灣光復後的四十年間，自然形成了她親睦、團結、守望相助和夜不閉戶的村風。即使經歷了近二十年來台灣工業化中巨大的社會變遷，台灣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今天，洲後村人口外流的比率却一直很低。有一位在國中教書的居民張老師說：「雖然今天村子裡的年輕人大半都到村子外的工業區找工作，願意繼續下田種作的不多，但他們

右上角是「德聖堂」——陳氏宗祠，左下角是忠義廟：洲後村村民信仰與村治的活動中心與象徵。這種景象在台北盆地內已近絕跡。



洲後村的隣村竹華村，雖然還有這份午後的悠閒，整個竹華村早被都市化的巨輪輾碎，水利局來拆屋前，多數村民都「自動拆除」搬走了。像陳國(左三)和許吉義(左一)等少數幾個爭取遷村的農人，得不到村民支持，只有無力地發牢騷。

絕大多數却依舊住在村子裡通勤上班，為的是他們垂不下村子裡那股相親、相知的親人似的情感。」

村子裡，風俗淳美。在庸俗、色情文化大肆侵透農村的台灣，洲後村沒有賭場、沒有色情茶室，沒有演黃色電影和色情表演的小戲院。村子裡有個公共場所，是老祖宗蓋的一間忠義廟，供的是知府王爺。這忠義廟，一直到遷村之前，是村民交換資訊、娛樂、社交和祭祀等活動的中心點。

由於土地肥美，溪水豐足，洲後村的魚美蟹肥，稻子、竹筍和橘子長得特別香甜。洲後村的良田，在日據時代被強制改種甘蔗失敗，光復後又為了種蔗把砍光的竹園種起來，重種稻米。民國五十二年，錯誤的水利工程使洲後村成為澤國，村民立刻改種成本輕、收成快的菜蔬。憑憑歷史和政策的風吹雨打，洲後村的人却熱愛這塊生活了兩百多年的土地，執著地、勤勞地生活了下來。



請願的標語掛了三、四年，每年村子都淹水，拼裝車照樣觀賽趕早市，農婦照樣天天操持種作，日子總要過下去啊。

●獅子頭，炸不得啊！

洲後村的農民，從祖宗傳來一個認識：這村子海拔低，又位於淡水河口，如果不是關渡隘口上一個叫獅子頭的小山丘擋著，颱風季節，海水倒灌進來，全村就得淹水。因此，村民很早就知道那小小的山丘獅子頭，是洲後村福禍所寄的守護神。

民國五十年左右，台北市急速發展，淡水河的負擔越來越沉重了。為了台北市的安全，政府考慮搞好淡水河下游的疏濬問題。防洪計劃擬定下來，為了拓寬淡水河口以利疏濬，決定炸開獅子頭。

這個決定，使村民起了恐慌。村中長老都說：「獅子頭，炸不得啊！」村民們陳情反對，但獅子頭終歸還是炸掉了。民國五十二年，一場葛樂禮颱風，使海水大量倒灌，陸上的水流不出去，頓時使洲後村、五股、三重、蘆洲數鄉鎮成爲沼澤之國。世居泰山鄉，在某民營企業擔任工程師的林景政先生說：

在記者會中，陳水助的媳婦聽了村中律師陳化義的意見，鼓掌叫好又眼淚直流。



「淡水河關渡隘口尚未拓寬之前，因爲河口小嘛，巧妙天成地使河水出海的流速增大，也使河水壓力大過海水壓力，縱使有少量的海水倒灌，三兩天也退得乾淨，土地也不致被海水鹹化，尚可耕作。炸掉獅子頭，河口拓寬之後，使海水壓力大過河水出口的壓力，使潮水有進沒出。結果洩洪的目的沒達成，反而促成海水倒灌……」

到底當年淡水河口拓寬的工程，在設計上對不對，至今沒有一個科學的交代。但自斯以還，洲後村和鄰近的幾個鄉鎮，每有風雨，水患却越來越嚴重了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，因爲台北防洪計劃急形迫切，爲了設計出一個全面性的防洪結構，政府宣佈，把包括洲後村在內的三重、蘆洲、五股、新莊一帶低窪之地劃爲「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」，全面禁建新的房舍廠房，爲將來大防洪工程做好準備。這一禁建，到洲後村拆村之前，一拖就是十七個年頭。

●洲後村民爭的是什麼

十七個年頭，對於洲後村農民，並不只是一段漫長的時光而已。這十七年裡，新房不准蓋，可是好多農民把土房、茅草房一點一滴翻蓋成磚造水泥房；幾次海水倒灌，把土地弄鹹了，農民想法子抽地下水沖洗土質，照樣種作；現在常關大水吧，農民停止種長期作物，改種回收快的蔬菜。先不說這是經營了兩百多年的宗族村落，光說這二、三十年來農民投注在生活和土地上的心血和情感，就足以理解洲後村民爲什麼曾經對爲了二重疏洪道拆除家園，有那麼激動的反應。

國家要建設，社會要進步，就一定少不得開發，少不得巨大變動地貌和村莊。老百姓爲了國家整體的好處，應當合作。洲後村的老百姓絕不是不懂這個道理。但是，當政府決定興建做爲「北區防洪計劃初期工程」之一部份的「二重疏洪道，要把規劃中疏洪道」

正中央的洲後村征收拆除，整個村子爲之嘩然，竟而形成一股強勁的阻力。民國六十九年以後的四、五年裡，民衆爲反對拆遷，給中央政府上陳情，甚至搞遊行示威。這陳情、示威，原都不失爲一種官民間溝通的方式。可是由於政策上一直不很明確，又缺少現成的法令規章來處理複雜的遷村問題，整個問題就僵在那兒，一耽延，又是四、五個年頭過去。

現在，洲後村已經夷爲平地。回想起來，民衆和政府爭執的問題點有這幾端：

●宣布爲了疏洪道工程征收土地房舍，定期拆除時，政府和村民間的協調過程中始終沒有決定拆遷的確切日期。對於拆除之後，整個村子要遷往何處，也始終沒有答案。直到七十三年八月拆村的前數日，才宣佈以灰窰爲新村的建地，還要以兩年的時間劃地整地。換言之，房子被拆以後，村民得再等兩年，才有地方再建家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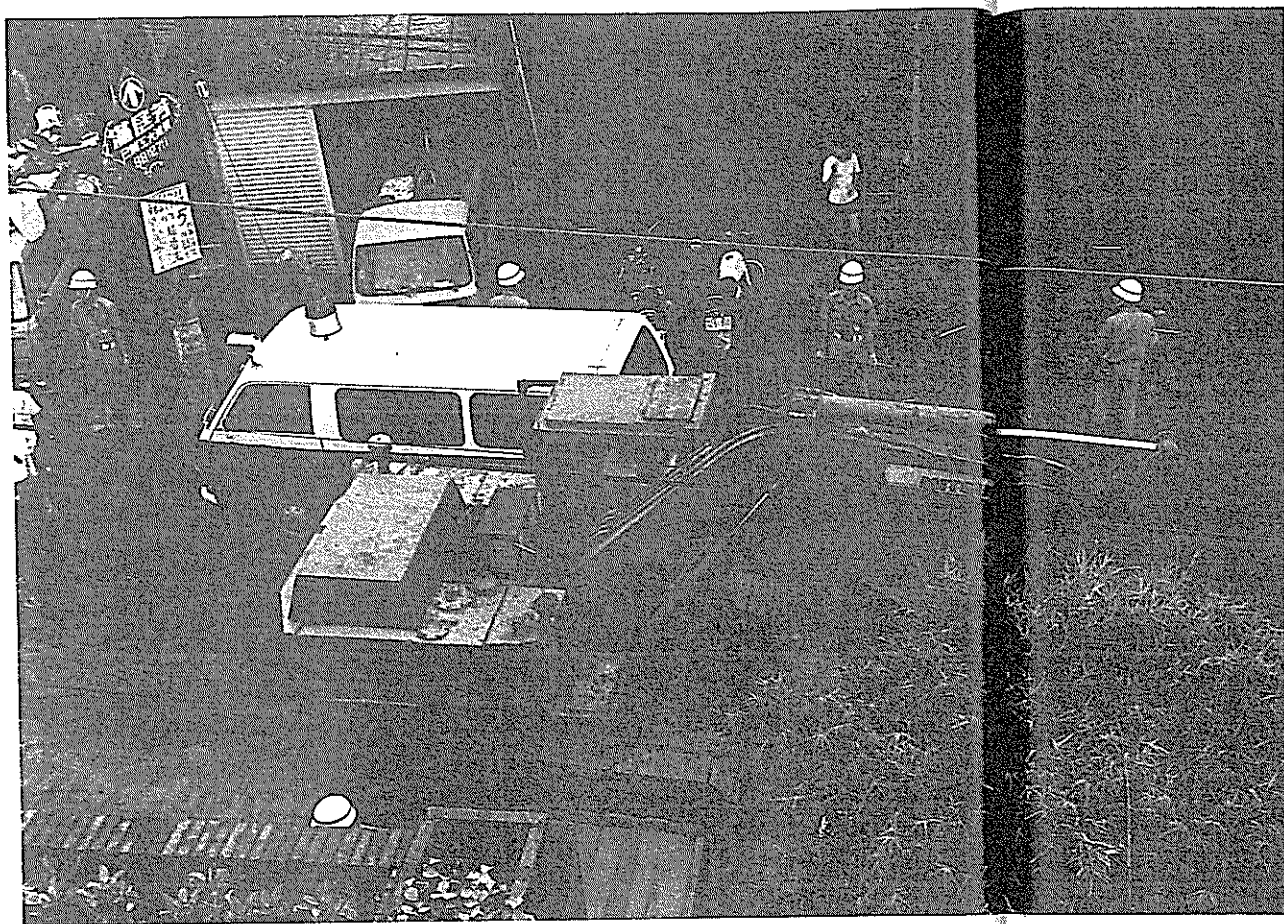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年裡，村子拆了，家族四散的村民，怎麼過日子？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。洲後村民因此堅持先建好新村讓農民搬進去，再拆除老村子。這就是著名的「先建後拆」原則。當時的省主席也親口答應了這個原

則，但後來省政府不肯認帳，下令強拆強遷，引起村民的忿慨。

●房舍徵收也是爭執的重要焦點。第一，土地是照價收買。可是洲後村禁建了十七年，公告出來的地價，全是十七年前的舊地價，農民以爲不公平。其次，以十七年前每坪七、八百元的地價計算，耕作一甲地的農民，可以領到三百多萬的補償金。但是，問題在於，洲後村還保持父家長制的大族居，房子拆了，領到的錢，就必須均分給兒女。如果這筆錢均分給子女父母，每人至多只能分到四、五十萬元罷了。以這四、五十萬元，到蘆洲去買最差的公寓房子都不夠。加上田園荒置，屋廢後又得各自租房。收入少了，花費却比從前多了。等政府花兩年時間整頓灰窰那塊地，這筆錢已經缺去了一大角，就連將來灰窰的地，都買不起。原先是和土地密切聯繫着的農民，自此失去依憑，洲後村的農民自然是不肯答應的。

「若不是征收我土地只給一坪七十元的補償費實在刻薄，我才不會年紀還歷大不知羞恥，穿這牛欄衫丟人。」徐財元說。





73年8月16日上午八點多，警備軍與拆除大隊陸續開進忠義路。洲後村民至此才相信縣政府以往的低姿勢都是欺騙社會的。

查一查後台老闆是什麼人

● 最早的二重疏洪道，計劃由新莊中港入口，經五股沼澤右轉經蘆洲沼澤，洲後村原不在疏洪道上的。民國五十九年，計劃改了，疏洪道改走地勢高的二重和洲後村。村民不但懷疑這計劃的明智性，更懷疑洲後村被不合理地劃入疏洪道，是因為受到三重地方利益集團的影響。原來，疏洪道一旦劃成，十七年禁建豁然解除，中港、蘆洲的大片土地上，立刻豎起建築的看板，也出現了幾個新工地。有一位洲後村的老人家說，「小伙子，去查一查那些大蓋販厝的建築商後台老闆是什麼人，你就曉得是怎麼回事了。」

● 洲後村因為是個家族村，村民間比較團結。為了堅持「先建後拆」，村民自發地起來陳情、抗議、示威、請願。他們原先很想藉着這些運動性的行動，使



拆洲後村很順利，縱使有這麼多悲憤的圍觀者，也沒一個稍有抗拒的。縣長在前一天說，凡抗拒拆除者一律不發「自動拆除獎金」，並取消配售遷村地的權利。

他們的苦衷受到政府層峰和社會的理解與同情。不料，我們的大眾傳播却一再地把洲後村民描寫成貪得無厭、蠻不講理、頑劣刁鑽之民。這些不負責任的、惡意的歪曲，使純樸的村民驚駭、傷心。七十四年夏天，村民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，但第二天消息幾乎全被封殺。（忿怒、絕望的村民，改變了原先極力避免黨外媒體介入的態度，開始接受黨外刊物的採訪。但是，現在回憶起來，黨外刊物固然刊出了村民的不滿和真正的願望，但不久之後，也對問題失去了興趣。到了今天，村民覺得黨外輿論也遺棄了他們。）村民以為，這是有計劃的大眾傳播暴政，十分不滿意。

● 在村民與政府進行協調與溝通時，有少數一些官員採取對村民各個擊破、分化離間的手法，造謠村中誰家已經因為態度合作，多得好處，自動搬走，或者

竹華村的陳老銳一家在怪手剝掉屋頂瓦片後，才在搬零細家當，他連兄弟老母四戶人家全搬進廢棄的小學教室借居了兩年。

當面提出特別優渥的理賠條件，要領導抵抗的村民出資鄉親。這些小技，被拒絕的村民傳出來，也引起村民的駭異與忿懣。

● 七十三年夏天，洲後村民舉行要求延緩拆遷的記者會，受到蔣經國總統的注意，並且親自指示「妥善辦理」。接着，縣政府派出幾十名社會工作人員，來傾訴洲後村民的意見。這個轉折使村民在極度挫折中重又懷抱希望。許多人見了社調員，就像見了親人似的，帶着眼淚把滿懷的委屈儘情傾吐。但是調查員回去了，台北縣長和社調員開會，禁止記者參加，會後發表一些至今不曾實行過的「輔導失業農民就業」、



「賑濟貧困農民」的決定。洲後村民懷疑，是不是有人膽敢遮掩蔣經國總統關懷村民的美意？

● 失去的忠義廟

洲後村拆除之後，兩年多過去了。村子裡三百多戶人家有五十戶住到堤防邊的臨時村，有兩戶住進更寮國小，其他全散遷到附近的成洲、蘆洲和三重。

忠義廟的老廟祝陳金泉說，全村的精英、鄉長老，全散了。忠義廟拆下來，領到五、六百萬補償費。「將來，這祖宗傳下來的忠義廟，總要再蓋起來吧。現在，蓋個廟，動輒就是千把萬。三百戶村民散的散，失業的失業，」陳金泉說，「來日到那裡去募足錢，把廟蓋回來呀？」

拆遷之前，政府答應把堤內農地重新分配給村民，可一年、兩年過去，也沒定案。結果一片好地，任由營造商挖土、倒垃圾，野草叢生、垃圾成堆，種在畦上的菜蔬荒枯殆盡。農民陳慶和說：

「村子拆掉了，外村人大量湧進來。過去純樸的村風消失了，外村人來這帶空地開賭場、開土雞城、酒家。一入夜許多人開車子來尋歡作樂。深夜裡，堤後路上全是醉漢和塗紅抹白的妓女。我們的小孩，成群結隊去看土雞城裡的查某。」

有些外地來的妓女受到警察取締，竟然說她們原是洲後村良家婦女，因為村子拆了，男人失業，不得已出來操賤業，以博取警察的同情。「我們洲後村才沒

陳發來在太太兒子們全搬到三重市住公寓後，在僅存的菜園內搭個木寮，獨居了一個多月。



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，小河內是漆黑的工業廢水，山坡上是急著出墾土地作亂葬崗的五股觀音山。

這種女人，」陳慶和生氣地說，「村子拆了，風俗一下子全敗壞了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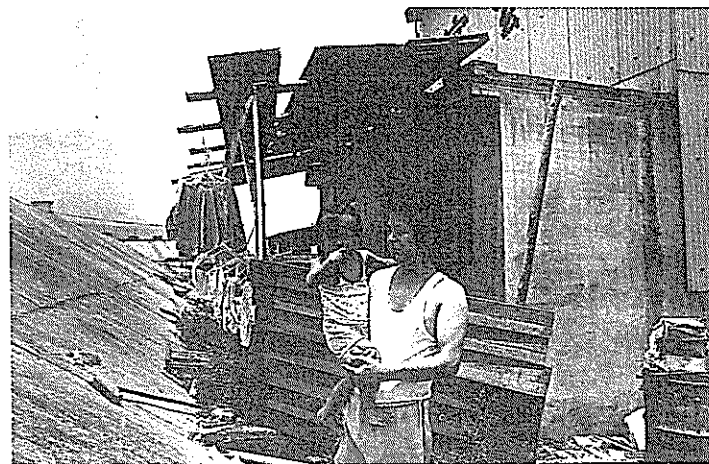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洲後村的隣村，這回也被拆平的竹華村人，倒是真有人出來經營茶室、酒店和山產點，當然也兼做色情的生意。洲後村的人看不慣，但竹華村的那些人說，不久每戶就得準備好八十萬買政府分配的地，不幹這行，到那兒去找能短期賺到大錢的活？

● 生鏽的鐵牛車

五十二歲的農民陳丁賜，是個天生樂觀進取的人。房子拆了，一時沒地可種，陳丁賜在路邊擺攤子賣番石榴。

「我一生用自己掙來的錢，蓋了72坪兩層的房子。這回拆了，賠償金75萬。」陳丁賜說：「不久前，患了疝氣開過刀，還有一陣子無法下田幹活，只好擺下個攤子吧。」

陳丁賜在新建村釘了25坪大的木屋。屋子裡堆滿了



陳水枝的她婦領了五六十萬土地房屋補償費，全用來搭這個臨時廟（圖為廟的後側），至於兩年後新村蓋好了，五十坪八十萬元，到時候再想辦法吧。

鐵牛、各種農具、噴霧器、農藥和肥料，全部蒙着一層灰，而鐵牛車都生了赤紅色的鏽。「我等著身體恢復起來，下田去整那片荒廢的地，也得把這小木屋子好好整修裝潢。」陳丁賜說「把老婆孩子全接回來呀。」

徐財元的運氣好些。他的田，在拆遷中受損較小。六十多歲身體硬朗的徐財元，一會兒督造廠的工人在他的菜園裡挖土、堆垃圾，他會拉起嗓子罵人、丟石頭，硬是拼死捍衛自己那幾分地。拆村那天，徐財元是村子裡少數幾個敢出來企圖阻止拆屋的農民之一。到現在，他還喜歡用那沙啞的聲音說，「水溝對面十家上百坪的鐵工廠，到現在不好好地在在那兒冒煙？何苦就是要急著先把咱村子拆掉？」

● 篤農陳國

拆村以後，有五、六戶人家住到拆得只剩兩三間教室的夏寮國小，他們把祖宗的牌位供在黑板前，教室裡，櫥櫃、傢俬佔滿每寸合用的空間，子女和父母的床接在一塊，祖母的床就擠在瓦斯爐和飯桌邊。這就是農民陳樹根的住家了。

陳樹根七十九歲的老媽媽，每回看見記者去探望就掉淚。拆村後，老伴就死了。兩甲多的田地，在疏洪道

竹華村的陳老勝和三弟陳樹根同老母十幾口人，住進小學教室。拆村後，田裏的菜瓜、西瓜經常被偷，他們是少數復耕的農人家。

上，全被征用。原來合居一處的五男五女全四散了，只留下兩個孫兒在跟前。到現在，陳老太太固執地自己種菜賣菜，自炊自食。「我還能動哇，不能累了兒孫。」他說。

前年，村子還沒拆，農民陳國有一幢體體面面的磚房，門前是一塊大樹成蔭的庭院。「選擇農具的房間都比現在住的教室大。」陳國說，「現在住得這個樣子，過幾天女兒要出嫁，這樣的家，怎麼讓人家來娶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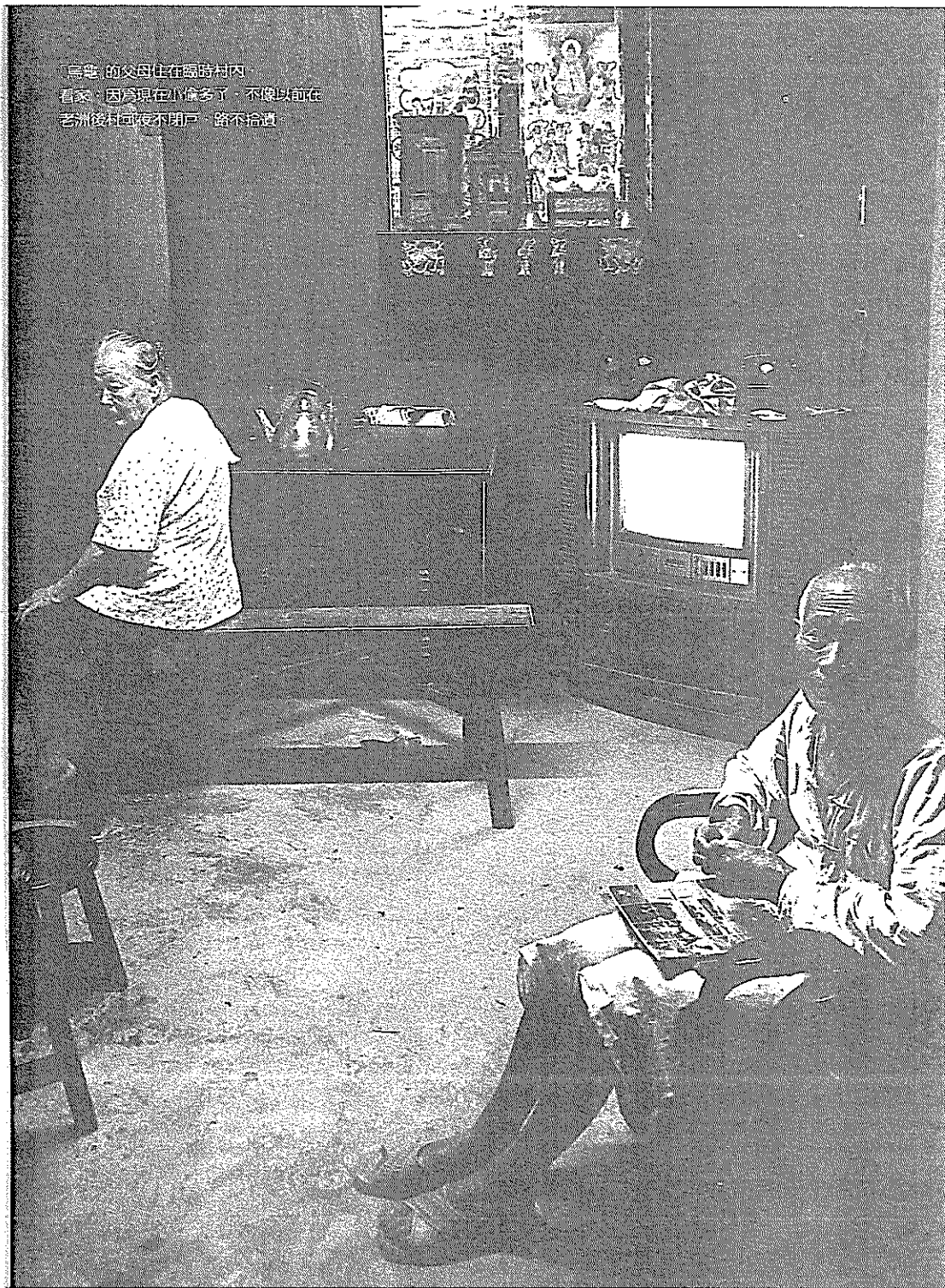
復耕的地還沒分配下來，一拖就是年餘。「現在在自己菜園挖溝壟土種菜，公家會來干涉。這樣再拖三、五年，地不分配下來，我們吃什麼呀。」手頭上幾十萬補償金，這樣拖下去，坐吃山空，將來拿什麼去買新村的五十坪地。過去接受過好幾次「篤農」榮譽的陳國，想起這些就苦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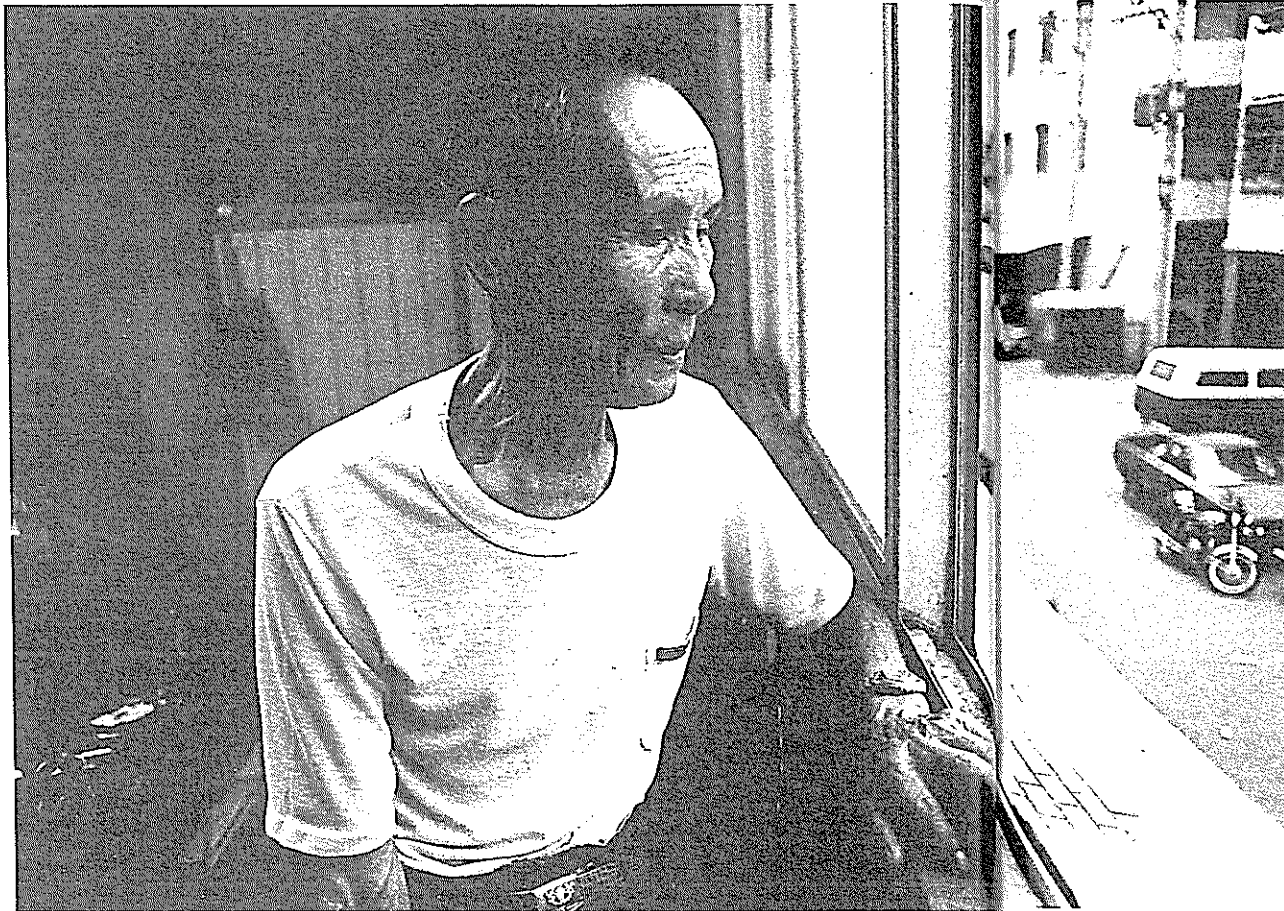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十二月，六十三歲的農民林萬福吊死在抽水站上。陳國說，「心裡氣悶，想不開吧，他兒子又失業。有個陳連生也在上月死了……」

雖民營似的夏寮國小教室前的空地上，有幾畦青菜和絲瓜，迎着陽光，發出嫩綠的顏色。陳國望着遠處高大的、新建中的堤防。「我們管那堤防叫萬里長城。我們，全是那孟姜女吧。」他說。

拆村後，洲後村約有四分之四的人家，在附近的公寓租房子住。但他們的心，還癡癡地繫在洲後村裡的菜園上。但是，種菜用的大菜簍子、板車、耕耘機、

「篤農」的父母住在臨時村內，看家，因為現在小孩多了，不像以前在老洲後村還不開戶，路不拾遺。





陳水助在拆村後，與未嫁的一兒一女遷居公寓中。自囚的生活使他不再有心下田。做為十戶大族長的他成天擔心的是新村地十戶五百坪要八百萬元，到時候到那兒找去？

抽水機卻無法搬到三、四樓的公寓，只好選擇在田中央，沒人看守，任它風吹雨打，許多農具都被當廢鐵偷走了。

● 飼料雞

有些農民，不憚辛勞，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往返公寓和菜園間，繼續種菜。像陳輝錄就是個典型。「過去全村的人互相幫助，在生產上互相支援。現在，村人散了。人手不夠，請外村人幫忙吧，工錢貴呀。」陳輝錄說。

老農民陳水助，和大多數老一輩洲後村的農民一樣，拆了房子，除了酌留老倆口生活之外，把田地和補償金全分給了兒女，自己却堅持仍舊下田工作，自食其力。「人活着就該種作嘛，不能吃死米」陳水助說。很多像他那樣的老農民，在田間搭個小木寮看菜園。田荒了，菜種不好，可至少還可以不讓營造廠的車子來亂整、倒垃圾。「可是，一個人在木寮裡呆著，沒個人說話，像個羅漢腳仔。」陳水助說，「可是，叫我天天待在三、四層樓上的公寓，我就變成飼料雞，上不著天，下不著地，成天吃飯睡覺，只有死得更快。」陳水助聽說好多老農人住到更遠的公寓，不知怎地忽然死了好些人。問他有没有確實的例子，他說，「現在人都四散了，也都是風聞傳說，不知道到底確實不確實。」

陳水助於是沈默了。他靜靜地抽煙，却不忘老是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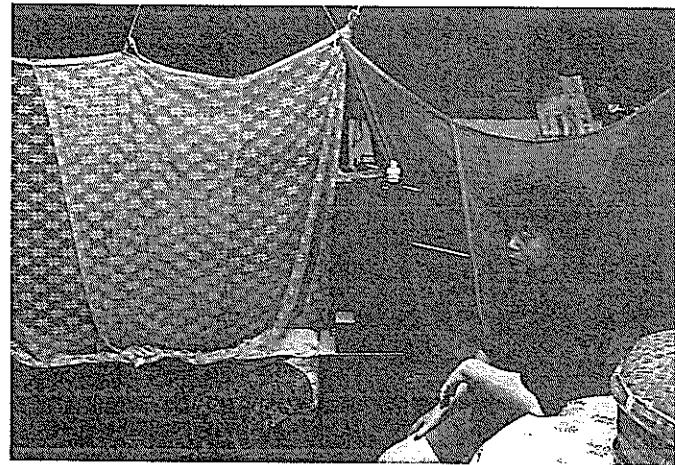
我自己添茶水喝。陳水助和許多七十多歲的老農民一樣，作夢也想全村在新村重聚，子孫團聚。「村子散了，真不習慣。」他喃喃地說。

● 洲後村的教訓

綜合拆村後農民的心聲，他們有這些強烈的願望：
一、復耕地重劃分配要快，不能再拖，否則影響他們的生計，也影響他們將來購買在新村分配到的五十坪。

二、在青黃不接的這段時間，應該准許他們種地。現在荒廢的田地，芒草叢生、土堆、垃圾堆到處都是，不能說獨獨他們種的菜影響疏洪。

三、希望灰窯的新村快快整好地，把村子重建起來，恢復往日宗族村民相扶持、相照顧、路不拾遺、夜不閉戶的日子……



陳水助的太太借住朋友的公寓遷網榻下，五張大床是拆屋時搬來的，排成一列，五個兒子都還沒當兵，生病的丈夫無法下田耕自己的田或幫人代耕。

只要台灣社會不斷發展和開發，拆村遷村的事就不能免。可是，從洲後村的經驗看來，就很沒有一套「妥善處理」的思考和政策、辦法。

我們以為，拆遷一個村落、一個社區，和剷除一個山，填平一條河溝，有基本的不同，應該事先做好細密的經濟的、社會的、人文的、心理的評估。在經濟上，怎麼查估，怎麼賠償，怎麼照顧青黃不接時期人民的生計；在社會和人文方面，怎麼分析和研究被拆遷社區的歷史、社會、文化和人文的質素，做出最妥善的溝通，建設一個充份照顧了原社區人文、歷史因素的遷村計劃。在心理上，怎麼評估遷村所帶來的心理的、環境的衝擊，使村民的心理適應不減到最低……

洲後村拆遷的經驗，充分曝露了台北縣政府在社區遷移的工作上思想、知識的落後與不足，為政府與人民帶來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，留下不應忽視的傷痕。我們呼籲政府及早正視這個問題，學習社區遷移有關的現代知識與技術，正確處理以後類似的社區拆遷計劃。如果政府對於洲後村民當面的各項急迫的問題與困難，因這篇報告而做出明快、有效和誠懇的解決，則是記者最引頸渴望之事了。